

Heroes

Heroes
and Villains

英雄与恶徒

Angela
Carter

and Villains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[英] 安吉拉·卡特 著 刘慧宁 译

英雄与恶徒



Heroes
and Villains
—
Angela
Carter

〔英〕安吉拉·卡特
刘慧宁 译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英雄与恶徒 / (英) 安吉拉·卡特著; 刘慧宁译
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21.5
ISBN 978-7-5411-5961-9

I. ①英… II. ①安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1) 第 060429 号

HEROES AND VILLAINS

by

ANGELA CARTER, INTRODUCTION BY ROBERT COOVER

Copyright © The Estate of Angela Carter 1969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, COLERIDGE & WHITE LTD. (RCW)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21 Guomai Culture and Media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 21-2021-101

YINGXIONG YU ETU

英雄与恶徒

[英] 安吉拉·卡特 著 刘慧宁 译

出品人 张庆宁
责任编辑 邓敏
装帧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
责任校对 汪平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28mm×198mm
开 本 32开
印 张 7
字 数 140千
版 次 2021年5月第一版
印 次 2021年5月第一次印刷
印 数 1—6,000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5961-9
定 价 4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联系 021-64386496 调换。

现实有时难以言传，却又寄身于传说传遍世界。

——让·吕克·戈达尔《阿尔伐城》

看，他赤身露体，恶容满面，
他的一只手掴打着那暴雷的脸；
另一只手死死钩住，
那倔强的岩石的链；
每一浪都将他拍打在石岸，
将他撕裂成血肉淋漓的火焰。
而他只是说着，这味道甚好，
当他的爱人身披着他的鲜血。

——安德鲁·马维尔《不幸的爱人》

哥特文体本质上是一种戏仿，它将陈腐主题发挥到令人发指的程度，以此作为攻击手段。

——莱斯利·费德勒《美国小说中的爱与死》

逃向哪儿去呢，去到一个未知的荒芜地界，抑或是野兽和像野兽一样未开化的野蛮人的栖所？

——普列沃神父《曼侬·莱斯科》

玛丽安有一双凛冽的眸子，性子也毒，但父亲依旧爱她。她的父亲是历史学教授。他有一只钟，每天早晨上完发条后，他就把钟放在餐厅的餐具柜上。柜子里摆满了不锈钢盘碟和刀具，都是她家的传家宝。在玛丽安看来，那钟是父亲的宠物，就同她的兔子一样。不过她的兔子没活多久就死了，死后被生物学教授做成了标本。而那钟，仍谜一般地走着，于是她断定那钟是长生不死的。但即便如此，她也没觉得有多了不起。她坐在桌旁吃饭时，会冷冷地看着时钟的指针转着圈，但她从未觉得时间在流逝，因为在她身处的这片与世隔绝之地，时间冻结了，眼前的一切都沉浸在田园生活的安宁之中，忙碌的时钟将每分每秒都刻成冰雕。

玛丽安住在一座钢筋混凝土筑成的白塔里。秋天时向窗外望去，会看见整座山一片辉煌，玉米满地，果树被红苹果压得嘎吱作响；春天，田地如旗子般铺展开来，满眼枯黄不久便成了一片嫩绿。农田的那一边只有沼泽地，一英亩范围内都是不起眼的乱石，四周的森林影影绰绰。八月下旬，树林在暴风雨的电光雷火中，仿佛在步步逼近，要威胁人类的地盘。不过一般时候，村民们都视而不见。

她那座塔周围建了不少钢筋混凝土房屋，它们历经风吹雨

打，现在作为营房、博物馆和学校使用。除此之外还有马厩、菜园和方正稀疏的木屋。村子里种了玉米、亚麻、蔬菜和水果，村民养牛吃肉、喝奶，养羊取毛，养鸡吃蛋，采用最基本的自给自足形式。他们还用剩余农产品换取书籍、弹药、机器配件、武器、工具和药物等医疗用品。动物的叫声，马车的吱呀声，公鸡的咯咯声，营房的军号声，萦绕着玛丽安的童年。二三月间，呼啸的风会穿过新垦的农田从海上刮来，但玛丽安从未见过海。

她不能踏足村子之外，不能走出铁丝网围墙。有时羊群会溜达出去，越过长满欧石楠的小山丘走到废墟里。有时牧羊人会跟出去，但他们是极不情愿的，要荷枪实弹才肯出去。农产品运出时都有士兵护送，但即便如此，野蛮人有时也会杀了士兵，绑架运输人员。

“如果你不听话，野蛮人就会把你吃掉。”玛丽安的奶妈说。奶妈是个女工，每只手有六根手指，玛丽安想不通，因为她自己只有五根。

“为什么？”玛丽安问。

“因为野蛮人天生就这样，”奶妈说，“他们把小姑娘裹在黏土里，就像裹刺猬那样，放在火上烤，再撒上盐吞了。他们喜欢吃细皮嫩肉的小姑娘。”

“那我的肉恐怕太老了。”玛丽安顶嘴。然而见奶妈真心相信自己所说的话，玛丽安又不免怀疑她说的是真的。她想，说

不定野蛮人来一次，奶妈就不会这么讲了。孩子们会玩“士兵与野蛮人”¹的游戏，他们用手指比作枪，互相攻击。士兵总是赢，因为这就是游戏规则。

“士兵是英雄，野蛮人是恶徒，”数学教授的儿子气势汹汹地说，“我是英雄，我要打死你。”

“不，你打不死我，”玛丽安做了个吓人的鬼脸，“我不玩了。”

她舅舅是这儿的上校，讲话声音刺耳吵人，让她讨厌，而她哥哥是学员，是母亲的心头肉。玛丽安违反游戏规则，绊了数学教授的儿子一跤，弄得他满地打滚，号叫连连。其他孩子很快就不带她玩了，但她也无所谓。她是个瘦巴巴的小孩，她的所有东西都得写上名字，连牙刷都写上，所以从不丢东西。

这片文明之地被铁丝网包围，铁丝网内是瞭望塔，塔上每隔一段距离架设一把机关枪。围绕着村子又是一圈架有铁丝网的结实矮墙，墙上只有一道木门作为入口，并设哨所监控。野蛮人来袭时，无法立刻进村，因为要想进入村子，必须先攻克大门。六岁时，玛丽安第一次见到了野蛮人。

那天是五朔节²，野餐丰盛，乐声飘扬，士兵们进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演练。玛丽安的父亲生性忧郁，那天他缩在书房里

1 儿童游戏“牛仔与印第安人”的翻版。——译者注（如无特殊说明，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）

2 五朔节是欧洲传统节日，每年五月一日举行，祭祀树神、谷物神，庆祝农业收获及春天的来临。主要的节日活动有游园会、装饰树木、选取五月王后等。

看书，全村只有他独享这份优待，玛丽安的母亲、塔里的女教授以及工人们都忙得热火朝天。他们烹制美味佳肴，熨烫最好的衣服。玛丽安跑来跑去，惹惹这儿，烦烦那儿，偷来点生面团，到处惹是生非。最后奶妈终于按捺不住，恨恨地说：“我来管管她。”

她用一只胳膊架起玛丽安，把她带到楼上一个没人住的房间。房间里开了一扇小窗，直通外面的白色铁阳台。奶妈有这房间的钥匙，她把玛丽安锁起来后，透过钥匙孔看着她：“我回来之前你就老实待在这儿。”真是奇妙，玛丽安一下子就没了在厨房时的神气，整个人像泄了气的气球一般。她坐在房间中央的木板上四下看了看。一根藤蔓弯弯曲曲地从外面爬进窗户，真像一条蛇。这些年来，树林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蛇，甚至还有几种毒蛇。玛丽安不害怕一个人待着，但是她很生气。她爬上咿呀作响的阳台，透过栏杆之间的空隙往下看。从这个高度俯瞰，村子显得袖珍无比，整洁的面貌、明丽的色彩让这里如同常年欢欣祥和的世外桃源。果园里的花儿随着枝条颤动，田野一片淡绿，黑莓刺丛中蹿出一根根钢筋，如同一道道黑色彩虹。覆盖着千屈菜的高架桥纵横交错，一直通向废墟中心尚未被掩埋的钙化土地。视野的四周盘踞着深不可测的森林。

玛丽安在口袋里发现了一块饼干，便拿出来吃。她穿着格子裙和棕色毛衣，金发梳成长长的马尾辫。她把房间里的东西

打破想看看里面是什么。哥哥今年十六岁，比她大十岁。奶妈常说：“你该爱你的哥哥。”玛丽安问：“为什么？”这日她孤零零地被扔在一边，如此好的天气，她却被困在高塔里。饼干吃完了，可她还是饿，只好悻悻地咬着辫子尾巴。

她看见士兵队列跟着军乐队出来了，人数不多的军乐队正演奏着进行曲。所有士兵都穿着黑色的皮制服，戴着玻璃面罩的头盔，身后背着步枪。全村人都前来观摩，玛丽安在人群中发现了母亲和奶妈，她哥哥则站在士兵队列中。所有人的衣着都整齐得体，衬衫和裙子白如纸，西装黑如墨。玛丽安倍感无趣。一只鸟落在阳台上，歪着头，幸灾乐祸地看着她。这是一只海鸥。

“你好呀，小鸟，”她说，“你从很远的地方来吗？你见过野蛮人吗？”

“野蛮人”，她喜欢这个词的抑扬顿挫，读来如同撩拨热情活泼的四弦吉他。这时，她注意到木栅栏那边的玉米地里有一丝扰动的踪迹，不像是风，风不会发出刺耳的马鸣声，现在也还没到罌粟绽放的季节，地里却刺出一抹浓烈的鲜红。她将视线聚焦在栅栏那边，那踪迹一直延伸到栅栏前，压烂了玉米苗，撞碎了栅栏。突然，一个个骑马人腾空跃出，四处响起了恐怖的叫喊声。他们身穿毛皮和耀眼的破布衫。进来前他们已经拧了瞭望塔里一个看守的脖子，哨所里的两个士兵在打牌，未能及时发现入侵者，也被射杀了。这就是不遵守军纪的下

场。村子陷入一片混乱。

这群暴徒打砸偷抢，奸淫掳掠，必要时也会杀人。他们如同梦魇中的小鬼，肤色斑斓，一头长发飘扬在脑后。他们周身闪烁的金属圆片，曲度奇特，应该是从废墟中捡来的。他们的马匹装饰繁复吊诡，马鬃和马尾上挂着破布、刀、铃铛和链子，人与马浑然一体，仿佛胡乱涂抹了油彩的异教半人马，看起来有实际的两倍大。他们正拿着长枪开火。文明有礼的人群在清晨最美好的时刻遭遇这午夜梦魇，顷刻间四下逃窜，哀号响彻云霄。

玛丽安木然地望着大片的鲜血，就像看牛血羊血一样。当她从这片绿意盎然的战场抬起眼睛时，她看见另一群野蛮人（全身佩了许多刀，脸上的油彩黯淡些）正不声不响地越过铁丝网。士兵们身陷战斗之中，那群野蛮人便不慌不忙地拿走了一袋袋面粉、一罐罐黄油、一匹匹布料，没人来拦他们。他们在房子里进进出出，偶尔拿出刀来威胁挡路的人，她甚至看见有女工像是在帮助他们。玛丽安饶有兴味地观察着眼前的一切。

士兵和野蛮人站在地上拼死相杀，马匹离了人，在人群中不安地攒动、嘶鸣。枪声、人声响彻天空，直逼玛丽安的耳朵，她全神贯注地听着。一个野蛮人头戴装饰了牡鹿角的羽毛头盔，出现在博物馆的平顶上，犹如一轮狂放的太阳。他嘴里叼着刀，正准备跳下去加入战斗，却突然被一颗子弹打烂了眼

睛。他的嘴歪了，刀落了，身体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，摔落在地，脑浆四溢。这是玛丽安第一次目睹人的死亡，而第二次便是她的哥哥。

在漫天的扬尘中，他正和一个毛发旺盛、手中持刀的小野蛮人滚打着。两个人摔得翻来覆去，毛皮的毛模糊了他们的脸，刀在阳光下熠熠闪光。他们扭打的方式不太寻常，仿佛特地在此向她展示暴力的真实面目。在野蛮人厚重的黑辫子和鬃发之间，两人的面庞时隐时现，她能看见他们正死盯着对方，两张脸上都是惶恐的表情，好像他们从未料想到自己会卷入这一场殊死搏斗。

母亲回到塔里，她大概是看到他了，唤了他一声，哥哥或许是听到了，又或许是被其他声响分散了注意力，向旁边看了一眼，就在这时候他的对手趁机将刀插入他的喉咙。血冒了出来。小野蛮人扔下刀，将这缕刀下冤魂搂入怀中，温柔得近乎怪异，一直到他怀中的那个人没有了生气。玛丽安巴望着能来个人把这小野蛮人一枪打死，可是周围没有人有枪。那小野蛮人把这具渐冷的尸体靠在墙上后，又蹲坐回去，一面将头发从脸前撩开。她看见他脖子上戴了几串珠子，手上戴满了戒指。她所在之处比他高出许多，所以他看起来矮小得很，她只顾盯着他那些戒指看，因为它们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打斗的声音如一首骇人的乐曲。小野蛮人往上看了一眼，发现这个神情严肃的小孩正望着他。

他涂抹了黑、红、白条纹的脸上闪现出莫名的恐惧，他惊惶地用手在空中比画了几下。玛丽安长大后再回想——她无时无刻不在想着——也许他是在做抵挡恶魔之眼的手势。她咬了咬辫子。他站了起来。突然，子弹噼里啪啦地打在他背后的墙上，一颗子弹击中尸体，尸体颤抖了几下，好似又活过来似的，这时一匹马穿越枪火疾驰而来，那小野蛮人一跃而上，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骑马人四散而去，袭击结束了。

村子里几乎一片死寂，只听得见牛儿惊恐的低鸣、几匹马和几个人的垂死挣扎。一共死了五个士兵，几个野蛮人伤得太重没跑掉，简单的几枪就被解决了，被埋进一个坑里。一个女人被野蛮人掳走了，时不时会发生这样的事。食物、布料、牛、鸡都被抢了一些，足以弥补野蛮人在袭击中的损失，以往也都是如此。

天黑后，父亲找到了玛丽安，她正酣睡在离阳台最远的角落里，吮吸着大拇指。她梦见涂满深色油彩的脸，哭着醒来，父亲亲了亲她。

“都结束了，该回去睡觉了。”

她饿极了。这时她想起早晨尚在烹煮的佳肴，她不知道那些都已成了葬礼餐食。

“我想吃东西，我想吃蛋糕。”她说。

“你现在可不能去找你母亲要蛋糕。”父亲说完拿了一杯牛奶和几片黄油面包来到她房间。不知为何，她在哭泣中睡着

了，父亲一直握着她的手。他没有头发，也没有眼睫毛。

“你哥哥去了废墟，那死人去的地方，”玛丽安的奶妈说，“废墟里全都是鬼。”

以前哥哥走到哪儿，母亲就跟到哪儿。现在他死了，母亲心都碎了，她行尸走肉地又活了两年，后来因为误食毒水果而死，她是欣然赴死的，没有丝毫挣扎。此后，玛丽安和父亲一起生活，连同已经年老得去不了其他地方的老奶妈。他们相处融洽，父亲教玛丽安读书、写作和历史，她读着他一屋子的旧书。待在父亲的书房时，她会向窗外望去，望向田地那边的沼泽和黑莓刺丛，想象着林子里住着人。

“玛丽安，你能想象‘一百万’是多少吗？”父亲问。她脑海中想象着村里所有人站在空地上，乘以二，再乘以二，乘以二，再乘以二，乘以二……玛丽安数不清了，她摇了摇头。

“那就忘记这些大数吧，”他说，“虽然它们曾经很重要。你知道‘城市’指什么吗？”

她想了一会儿。

“废墟？”她猜。

于是他指引她去查字典，读芒福德¹等人的著作，可字典里满是玛丽安不认识的词，只有通过其他书的上下文她才能理解，因为这些词早就无法应用于现实，它们所代表的只是抽象

1 刘易斯·芒福德 (Lewis Mumford)，美国社会哲学家，以对城市和城市建筑的研究而闻名，代表作有《城市发展史》(The City in History)。——编者注

的概念、逝去的回忆。

玛丽安不再似从前那般恶狠狠的，但是她脸上长出了奇特的皱纹，看起来很不好惹。父亲说世界上没有鬼魂，所以她会不听奶妈的劝阻，独自一人前往沼泽。玛丽安身材纤细，身手敏捷，她沿着羊的足迹追寻，想象着这里居住过的万千男女，其间从未摔倒或受伤。她逐渐了解了这里的生存法则，尽可能远离无处不在的、长满利刺的丑陋植物，也不会去触碰聚集了五彩苍蝇的黏腻的绿紫色浆果，那些苍蝇是浆果秋天生出的，浆液有毒，会伤到手指。她知道有的黑莓刺丛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洞，不过她不晓得这些洞是做什么的。她发现只要她不去理会住在堵塞的阴沟里、时而出来活动的巨牙肥老鼠，老鼠也会自顾自地不理睬她。

曾经的壳形房屋如今成了洞窟，里面杂草蔓生，完全不像人类居住过的样子，她也从未在里面见过人，只发现过剔干净的动物骨头和人类粪便。这意味着废墟里的鬼魂也吃东西也排便，他们很有可能根本不是鬼魂，只是不再具有社会特征的人，就像那些在村口乞讨的沼泽地里的乞丐，无论男女，满身疮痍，肢体畸形，衣不蔽体。有时士兵会扔面包给他们吃，有时会朝他们头上放几枪赶他们走，但从不会放他们进来。

“他们是社会弃儿中的弃儿。”父亲说。玛丽安十二岁时，他又告诉她：

“在战争爆发前，世界上还有大学，大学里的人每天只是

读书、做实验，他们享有许多特权，虽然大多都不是明面上的。无论如何，战争期间，一些教授和家属得以进入最隐蔽的避难所。事实证明，幸存下来的人中，只有他们可以将人类社会重建得如此舒适宜人，将颓败乱象阻挡在外。”

父亲是村子里读书最多的教授，他的工作是重建过去。他光秃秃的眼睛视力很糟，看东西模糊。他大概快瞎了，瞎了以后他就只能用手摆弄东西，比如他那只钟。玛丽安得读书给他听，说不定得读卢梭。他正在写一本关于社会学理论考古的书，村里除了玛丽安大概没人会想读，可玛丽安又读不懂。村子里大多都是农民，少数几位教授是这里仅有的文化人，他们通过商队带信给其他村落的教授。士兵则负责保护村里所有人。

“战争之前，树林里没有野兽，不过那时也没什么树林，除了个别地区，所有人都互相来往。但是现在人们都彼此隔绝了，人种也开始分化，从我们这样的工匠人种中分化出猎人人种、林人人种¹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人种。玛丽安啊，那时候人们会在笼子里饲养野兽，比如狮子、老虎，观察它们，研究它们。大火之后，野兽逃了出来，谁能想到它们会适应得这么好呢？”

父亲喜欢问这样的问题，教授们都喜欢，而他尤甚。有时

1 工匠人种、猎人人种、林人人种，原文为拉丁语 *Homo faber*、*Homo praedatrix*、*Homo silvestris*，直译为英文即 human the maker、human the predator、human the forest。*Homo faber* 在最初语境中指人类可以利用工具改变命运和环境。

她猜想他根本不是在和她讲话，他只是在自言自语，或是对着他脑海中汇聚一堂的学者们发言。不过，他的每句话她都谨记在心。

村子里惯有的平静时不时会被打破。有天半夜，一个工人突然发了狂，不顾熟睡的妻子和三个孩子，点着了房子。妻子和孩子在浓烟中窒息而亡，而那个工人跑上街去，又哭又笑，之后登上教授们的高塔，从阳台跳了下去。自杀在工人和教授中并不罕见，因为他们到了一定年龄后会感受到衰老的逼近和智力的迟缓。但士兵不会自杀，因为他们需要遵守纪律。相比之下，他杀是少见的，而且通常发生于野蛮人袭击之前。

还有一次，一位老人闯进博物馆，蓄意砸毁玻璃罩和里面的珍贵展品。他找来一罐红漆，在博物馆的墙上写道：“我是个老人，我希望今天就是审判之日。”他攥着一根蜡烛走到加油站，然而警铃响了起来，他还没来得及破坏，士兵就把他射杀了。士兵处理那些畸形人的方法也令人难以理解。

父亲说：“士兵被授权维护治安、保护我们，但是他们渐渐有了统治的权力。”

博物馆事件后不久，野蛮人又来了。这场袭击既在意料之中，又在意料之外。整整六年来没有过袭击，村里的时间既如永恒，又如片刻，一天的平静和十年的平静似乎给人的感觉无甚差别。这次的野蛮人不是上次杀死玛丽安哥哥的那群，他们卑鄙地趁着夜色徒步潜入，毒死偷不走的牛，划开士兵的肚

子，勒死站岗的看守。那夜之后，四个女工没了踪影。

“他们把女人强奸完了，就把她们的肚子剖开，把猫缝在里面。”越老越怪的老奶妈说。

“不可能，”玛丽安说，“首先，他们不可能养猫。我们养猫是为了防止老鼠吃玉米，还让我们的感情有所寄托，但是他们既不种玉米，而且在我看来也没有一点感情。”

“你们这些小家伙总以为自己知天知地，其实你们什么都不知道，”老奶妈说，“罢了罢了，总有一天野蛮人会把你抓走，在你肚子里缝一只猫，到那时候你就知道了。”

虽然玛丽安不相信她，可肚子里却一阵痉挛，仿佛有只猫，像奶妈那只黑猫那样的，在她肚子里踱步。她清楚地回想起杀她哥哥的那小野蛮人的脸，他的项链、戒指和刀，而她哥哥的面孔却是模糊一片。有时她会梦见他死了，还有一次她醒来后意识到，梦中两人的脸重合了，她看到的是那小野蛮人杀死自己，或是他的二重身。这场重现的梦让她惊扰不已，她醒来后发现衣服汗湿了，然而这并不完全是出于害怕。

“卢梭曾论及高贵的野蛮人¹，但是如今再无高贵的野蛮人。想想那个杀了你哥哥的野蛮人。”父亲说。

1 “高贵的野蛮人” (noble savage) 这一概念是欧洲殖民者在发现美洲、非洲以及大洋洲的当地土著民族时产生的。让-雅克·卢梭认为，人在自然状态下天性无私、崇尚和平、无忧无虑，而贪婪、焦虑以及暴力等许多负面因素都是文明的产物。